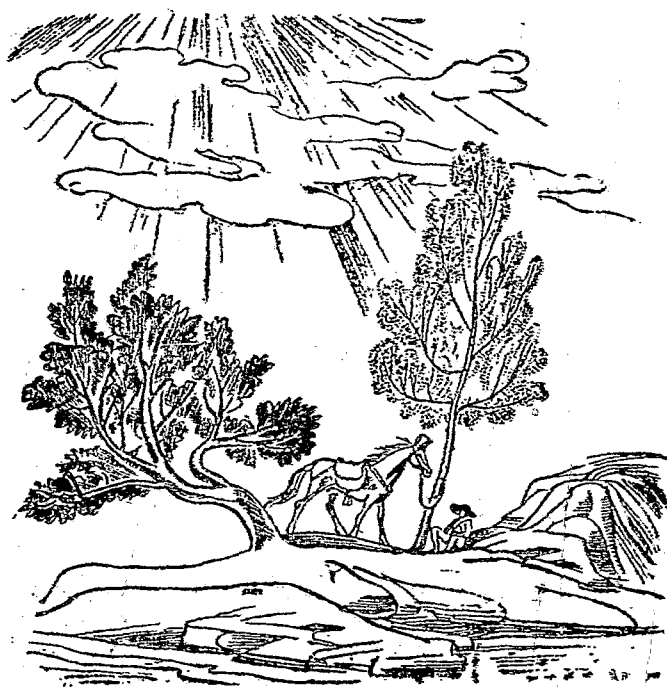


兒童文藝叢書

太陽出來了

徐昌霖編

汪子美作畫



國立北平圖書館藏

太陽出來滿天金，
照得人心笑欣欣；
太陽出來滿天紅，
照得人心笑盈盈。

大陽出來了目錄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良馬鎬燒壞了 |
| 第二章 | 誰都惱恨漢奸 |
| 第三章 | 小山猴是硬心眼 |
| 第四章 | 小金大頭和大姐姐 |
| 第五章 | 小泰報告了 |
| 第六章 | 空軍競賽 |

渝 2980

第一章

良馬鎮燒壞了

良馬鎮是好良馬鎮，住在良馬鎮的人都覺得它好，都心愛它。

良馬鎮四面有很多很多的大山：野豬山，獐牛山，狼牙嶺，虎跳嶺，大山連着大山，高嶺壓着高嶺，把良馬鎮圍起來了，良馬鎮被圍在山窩裏了！住在良馬鎮，就好像是住在一個大井里，看天也看不了多大一片。

良馬鎮不常看見太陽，——太陽總是躲在山後邊，但是，人人最愛良馬鎮，愛那一片青的山，一片青的樹，愛那飛的鳥和唱的鳥，愛那牛羣，滿山的牛羣滿處響着生鏽的鐵鈴的聲音，愛那像雪一樣蓋滿山的成千成萬的山羊和綿羊。

良馬鎮是個大道，良馬鎮可以通屯留縣，也可以通洪洞縣和安澤縣，良馬鎮還可通通府城鎮，良馬鎮天天有很多很多過路的人，挑担的人，趕牲子的人

，販糧食的人，販煤炭的人，于是，良馬鎮成了一個大集市，于是，良馬鎮就有很多大買賣：天合興，福源長，大財盛，還有：金源錢莊，王麻子雜貨鋪，二牛筋飯鋪。

良馬鎮還有一個很好的，很大很大的，很熱鬧的小學，學校門口有一個平光光的操場，操場里那根鑽天高的旗桿上天天飄着國旗。

良馬鎮還有村公所，還有，嘿，還有很多很多的好東西，那一片石頭房子，那發青的屋頂，那灰白的牆頭，從老遠老遠的，高高的山頭只一看，那不好麼？那不叫人人愛麼？

太陽不常照着良馬鎮，太陽爬上山頭，一幌，就走了，太陽天天走得很快，可是，良馬鎮的人都愛太陽，因為，他們一看見太陽，太陽總是在笑，他們覺得太陽愛他們。

良馬鎮上住着很多人：金拔貢家，哭爹的天保家，新發戶小金重家，大河



家，小山猴家，魯太家，還有保長劉虎家，長舌頭家，人家住得很多，人家靠着人家，一住，住成了幾條大街，街一大，人又多，人人都不好說話了。

這一年，忽然間，聽說打仗了。

良馬鎮街上，那生着長鬍子的，鬍子長得眼看要發白的老頭子，很懂事的，很有學問的樣子，說：

「仗是年年打，年年不會到咱這。」

走過府地，到過省城的人誇着大話也說：

「三個小日本打不過娘子關，十個小日本過不了雁門。」

可是，忽然間，太原省丟掉了。

忽然間，大炮震着山，震着良馬鎮，駭人心跳的，顫抖抖的響了。

這還怎麼得了哇？

這該怎麼辦呢？

法。

良馬鎮的人，瞪着傻眼看着軍隊退，瞪着傻眼聽着大炮響，誰也不想想辦

良馬鎮的人，駭怕得連心跳也不敢跳了。

孩子們悶着臉，悶着心眼走到家里，像個老綿羊一般站在爸爸身邊，撅着嘴，說：

「人家走啦，爹！他一家都向南山走啦！」

咱不學他！爸爸生着氣，糊里糊塗的說：「他走咱不走！」

孩子的嘴很勁很勁撅高了，撅成一個枝拉楂了。

忽然間，噼噼啪啪日本鬼子打進良馬鎮了，日本鬼子兵一進良馬鎮，那釘着鐵釘的皮鞋，格拉格拉的滿街響，日本馬的馬蹄子也格拉格拉的滿街響，光陳光陣的敲門，光陳光陣的打東西，日本鬼子一進村，滿村響着駭人的聲音，滿村響着駭人的外洋話，日本鬼子一進村，好像忽然間亂得不像個世道了。

駭人心魄的槍聲，常常的，冷冷的，響一聲。

人們的臉難看的皺一下，心卜通卜通的跳一陣，脖子發冷一級繃緊了。

日本鬼子橫理兇氣的佔着良馬鎮。

日本鬼子好像跟誰都有仇，好像他不高興叫別人活着，也好像他不殺人心里就不痛快，他們殺人，他們把大人綁在樹上殺，拉到崖頭上殺，把娘們剝個光身子，用刺刀戳她的肚子，穿她的腿膂，割她的奶頭，殺小孩子是刺刀挑，穿他的肚子，割他的頭，和撕掉他的腿，日本鬼子真是殺人殺得沒天沒理？哼，真可惡！

日本鬼子把什麼都看成了仇敵了，看見大高山，他支上大炮打高山，看見樹林，他支上大炮打樹林，看牛羊，他也光腳光腳的打牛羊，在村里，他還踏糧食，他把誰家的糧食都弄到廣場上，灘成一個糧食灘，叫那一羣一羣的馬和驢子上到糧食灘上吃和屙尿，他把誰家的門子都打壞，把誰家的窗子也都打壞

，把東西從屋里扔到院里，用刀坎和刺刀穿，好像他們是在發脾氣，又好像他們是在開玩笑，也好像他們是困得要死，怕得要死，不把所有的東西毀壞個乾乾淨淨，他們總不安心。

日本鬼子總是在心煩，總是駭怕，也總是不安，忽然間，他們好像發惱了，他們不要良馬鎮了，他們在良馬鎮放了火，黑旋風一般的黑烟頂着天，紅霞一樣的火舌舔着大山頭，火凶突凶突的燃着，打着滾燃着，火堵着窗戶，堵着門子，爬着屋簷，佔着房頂，爬上樹又爬上樓，火把良馬鎮一下填滿了，火把好好的良馬鎮一下燒壞了。

日本鬼子望着火，呱呱呱呱的大笑。

日本鬼子很得意，很自在，很橫氣的格拉格拉的響着皮鞋，響着馬蹄子，走了。

良馬鎮的人一看見良馬鎮滿身像挨過一頓皮鞭子一般，發了一陣緊，人人

心里覺得又痛又惱。

良馬鎮的人心一痛，就哭了，哭着哭着嘴里恨恨罵道：「日本鬼子個龜孫子……………」

第二章 誰都惱恨漢奸

—— 了 來 出 陽 太 ——

良馬鎮家家都在害病似的不快活，娘兒們坐在炕上，手搓着肚，蹣跚，把淚哭乾了，眼也哭腫了，她們還是一勁哭，後來，她們把嗓子都哭啞了，哭裂了，嗓子里哭不出聲音來了，在平常，那怪不好生氣的丈人，也都縮了頭，愁眉痛眼的嘆氣和搖頭，真不成世界了，良馬鎮叫日本鬼子遭踏得要死了。

小孩子們也都哇啦哇啦的哭過，誰都心里發酸，身上發緊，小孩子誰都不想離開大人，不想動，不想出門，也不想說話，小孩子們給嚇傻了，嚇楞了，

小孩子們一心覺得日本鬼子不是人，一心覺得日本鬼子是他們的仇家。

小孩子們的心里都記上了日本鬼子的賬，賬上寫道：日本鬼子是全世界頂可惡，頂可惡的，頂大，頂大的仇人。

仇氣的良馬鎮一下好起來了，誰也沒有心再懷恨的瞪誰一眼了，誰也不願意偷偷哼誰一鼻子了，好像，大家的眼都望着燒紅的石頭牆，燒垮的房子，燒焦的樹，都望着自己那牆倒屋坍的家舍，好像，大家的心都在一模一樣的，痛痛的，酸酸的跳，大家的臉都皺得很結實。

大家都在悶悶的想着：

「日本兒子這樣遭踏莊稼人，可怎麼過？」

良馬鎮上那許多許多硬心眼的人，一下都變成軟腸子了，一下都變得很容易同情別人，很容易關心別家，在以前是頭頂頭的大對頭，現在，一碰頭，兩家人的臉上都會感染得難過，都會心對心，眼對眼的搖搖頭，好像是一個噪眼

似的悶聲嘆口氣，那一閃一閃的，明晃晃的直想流淚的眼睛，好像說：

「老鄰居！咱們這命，咱們這災劫，不是一樣麼？唉！」

良馬鎮不知道從誰家開頭，不知道是哪個嘴里先說，要把村里人串到一塊，叫到一堆，開會商議：埋葬村里的死人。

于是，叫傷心鎖緊眉頭的人，三個二個一堆，五個八個一團的都集到大街上了，都議論起來了。

「天說咱是一村人，從幾輩幾輩以前就住在一塊，誰能說不要一點情理？

「不管怎麼辦，」又一個人呱呱呱呱的說；「村里死了這麼多人，總不能叫他亮屍！」

燒垮了的牆根底下，烤糊了的大樹底下，伸着乾紅膀子，瞪着乾紅眼睛一般的高樓底下，一團一團的人都在說着，議論着，紛紛嚷嚷的，慷慨的談着。

說呀說的，這個人的心和那個人的心接近了，說呀說的，這團人的心和那團人的心熱和了，說呀說的，人對人的同情，人對人的幫助，成了世界上頂要緊頂要緊的，頂好，頂好的東西了。

良馬鎮的人都到那堆着雜草，亂木，馬糞，羊頭，牛皮，血和死屍的學校前邊大操場里去了，村里人都到場了，有大保他爹二牛筋，小山猴他二叔，福源長的老掌櫃，新發戶，王麻子，鴨子天河他娘，跟小泰他爹。

很多很多的人都來了，人一來就上三代下三代的大罵日本鬼子，罵呀罵的人聲都罵亂了，操場上罵得一片轟轟響，好像是趕大集，逢大會，什麼也聽不清了。忽然間，王麻子跳上一個大石頭，挺起肚子叫了：

「瞎吵叫是爲啥？商量咱們的事！」

鴨子天河他娘從來到就哭哭叫叫，一直沒有停嘴，鴨子天河他娘哭着說：「日本鬼子個狠心哪哇，金大頭家個沒良心哪，……叫俺這寡婦孤兒怎麼

過呀，……………」

「別哭啦，福田婦，事既然到這啦，還哭做啥？」小泰他爹勸她，「村里人正商量辦葬的事，啥話都放到棺葬完了以後說吧！」

「反正跟金拔貢金大頭家不能算散夥！」她揩着鼻子說。

「可是，」小泰他爹說；小泰他爹是村里有名的溫和的人，他很很的皺

一下眉頭，「現在，咱村里，家家可都停着靈呀！這會，可不能說別的話呀

！」

天色又灰又黑，雲彩擺着陣勢要下雪一般，很勁壓住山頭，很勁壓住良馬鎮，壓得天底下都發起悶來。

人也發悶了，人發一陣悶以後，又轟轟的嚷起來了。

「到底先商議哪個事？」王麻子又哇哇的叫。

「先商量金大頭，」大保他爹二牛筋帶着氣，說；「金大頭領着日本鬼子進

村，領着日本鬼子殺咱的人，燒咱的村子，這能算散麼？」

忽然間，人聲哇哇嘩嘩一片響。有人說：

「到金源錢莊去找他！」

「他早二棚四跑啦。」福源長的掌櫃帶着報仇的口氣說：「他還不是到城里去當二鬼子麼？」

「跑了和尚跑不了寺，」二牛筋說：「他有家有產業，有孩子老婆！」長舌頭金重他爹，大合興的新發戶縱縱肩膀，也想說話也不想說話的樣子，乾乾的咳嗽幾下子，慢慢的，好像很懂規矩一般，說道：

「他幹這事是他不對，可是，咱們可有證據？」

鴨子天河他娘一下站起來，發瘋一般蹣着腳，連哭帶叫破銅鑼似的說：

「俺看見他，他個沒良心種，俺親眼看見他！……………」

新發戶擺呀擺的，很文明的說道：

小孩，這事還有啥鬧頭？」

「唉！」他裝着樣子搖頭，「這事，」新發戶作起難來了，「他家只掉娘們和
「你可會護他，新發戶！」王麻子很生氣很生氣的說；「你怎麼不說殺死的
人叫他賠錢買棺材出殯？你怎麼不說燒壞的房子叫他給蓋新的？」

「別說那話，麻子哥，」二牛筋說，「他當漢奸咱就得跟他算賬，殺他的人
都行，可是，別的話，咱啥都不說。」

「打他去！」人聲哇哇的叫。

「叫他排門磕頭！」人聲嚷嚷的叫。

「叫他給每家穿孝送殯！」人聲轟轟的叫。

人聲一叫就叫個半天，人聲一叫就叫個沒邊沒沿。

「咱們家家都停着靈哇！小泰他爹總是在想這句話，想着想着，小泰他爹
總是來說這句話，小泰他爹又說：「咱家都停着靈，咱不好再鬧別的事。」

「對呀！」福源長的掌櫃想笑又想哭的樣子很不自然的樣子說：「咱來商量埋葬的事，得先把這事商量到頭哇！」

「這好辦，」二牛筋說，他很着急，「不管誰家出殯，家家都得去人，可是，咱一碗涼水也不喝人家的！」

很多很多的人皺起眉頭閃閃着眼，很多很多的人在心裡盤算着這辦法，很多的人正想說話的時候，王麻子又一下跳到大石頭上，又挺起他的肚子，一個麻子好像站着一個水珠一般閃閃着光，說道：

「走吧，到金大頭家去吧！」

良馬鎮的人誰都惱恨日本鬼子，良馬鎮的人誰都惱恨漢奸。良馬鎮的人一聽去找漢奸金大頭，一聽說去打漢奸金大頭家，哇啦哇啦的叫兩聲，却帶着氣擁走了。

人山人海集在金源錢莊的大門口，人山人海填滿了金太頭那燒壞的院子。

人山人海伸着樹林一般的惱憤憤的拳頭叫，人山人海裏叫着哇啦哇啦一個個的衝破天的大聲音。

全村的女們都來了，全村的女們都帶着孝布，都帶着哭紅的眼，帶着傷的心，帶着那無限的臉色，都站在全源錢莊那燒垮了的門口，唧噥着，罵着。

「很多很多的小孩子們，一聽說要打漢奸，一聽說要打金大頭家，心都發狂了！小泰，小山猴，大保，鴨子天河，還有許多許多的人，一個串着一個，好像要去看玩把戲似的，慌慌張張的，一見面就說：

「走！打小金大頭去！」

小金大頭是金拔貢的孫子，是金源錢莊金大頭的兒子，小金大頭是金從善，小金大頭是很多的仇人。小山猴反對小金大頭，是小金大頭的仇人，大保，小泰，鴨子天河都是小金大頭的仇人，小金大頭還有很多很多的仇人。在

鎮上，在學校裏，大家都反對小金大頭。

小金大頭跟他爹金大頭都是壞蛋。

「打小金大頭去！」

大家哇啦哇啦的叫着，唧唧喳喳的喊着，巴的巴的跑到金大頭家去了。

哈，金大頭家等着那麼多人！那麼多人，都帶着亂轟轟的頭腦，響着亂轟轟的聲音，那麼多人都亂打金大頭家的東西，把金大頭家所有掉下的東西都打爛了，哈，金大頭家那個看家的夥計給打死了，那個護短的賬房也給打死了！掉下的只有金大頭他娘，小金大頭他娘跟小金大頭，她們給村裏磕頭，他們哭，小金大頭也擦着眼哭，可是，小金大頭不磕頭。

大保站在人堆裏，從人縫裏向小金大頭伸拳頭，說：「看你還當漢奸不，看到沒人的時候揍死你不！」

小金大頭連看也不看大保，小金大頭嚇破胆了。大保很想跳過去揍小金大

頭一頓，但是，這麼多的人，這麼多的眼睛，他怎麼好下手啊！並且，恰在這時候，小山猴來了。小山猴說：

「走大保！等大人摸了金大頭，咱才來摸小金大頭！」

大保歪着頭又向小金大頭瞅一眼，大保說：

「走，鴨子天河！等沒有人咱才摸小漢奸！」

小孩子們你串我，我串他，巴的巴的，一下從小金大頭家跑出來了。他們巴的巴的跑着，哇啦哇啦的順嘴唱着：

小漢奸？

沒心肝，

怕挨打，

哭連天！

六……

太陽還是沒有出來，雲彩還是壓着良馬崗。

第三章 小山猴是硬心眼

很久很久以前，小山猴就是個硬心眼的人，現在，還是個硬心眼的人。

小山猴他爹，那個放了一輩羊的老山猴，叫日本鬼子殺了，砍了他的腿和膀子，挖了他的眼，也穿了他的肚子。小山猴家的房子給日本鬼子燒了，家裏所有所有的東西，都給日本鬼子燒了，羊也給日本鬼子殺了，可是小山猴不哭，小山猴好像也不傷心，他真是個硬心眼，他好像永遠永遠都不會哭。

人家，大保他娘死了，鴨子天河他爹死了，小泰那個財迷的爺爺死了，大人都哭，人家一看見自己的房子燒光了，人家一想起自己上學用的東西燒在房裏，學校燒紅橙橙的牆頭，牆頭登着紅拉拉的眼睛，人家也都哭了，人家心裏也都難過，可是，小山猴不，小山猴只是皺着眉頭，沈着臉，小山猴的臉和眼

晴也硬起來了。

大保問過小山猴，大保說：

「山猴哥，你爲啥不傷心？」

小山猴沈着臉，硬着眼珠子，說：

「傷心當啥事？」

「那你是想啥事麼？」大保又問。

小山猴搖搖頭，小山猴忽然說：

「我總想咱王老師，我想他來。」

「想他，哼，」大保說，大保不高興想他，大保不高興上學，「學校都錦光啦，想他也不來，想他做啥？」

小山猴不響聲，小山猴一定要想他。

小山猴不哭，可是，小山猴天天不快活。

小山猴一不依活，脾氣就顯得壞了，心眼更硬了。小山猴天天想打小金大頭，他一想打小金大頭，大家也都想打小金大頭了。

有一天，小山猴跟大保，跟鴨子天河，跟小泰，跟許多許多的人，真打起小金大頭來了，那時候，小金大頭幾天沒有敢出門了，小金大頭很有幾回想走出燒壞的大門，可於，他害羞似的，他在大門里站一站，他向大街上望一望，一見人，他馬上回去了，他不敢出來，他不願出來，他一見小孩子們，他就臉紅，他一見小孩子，小孩子們就歪歪頭，瞪瞪眼，比一比拳頭，向他罵：

「小漢奸，你敢出來攪你！」

小金大頭不敢出門，小金大頭躺在他娘懷裏哭。

小金大頭一哭，那一股冤枉氣，那一股傷心氣，忽然間傳給小金大頭他娘了，小金大頭他娘把也把不住，忍也忍不了，小金大頭他娘也哭起來了。

「你爹不會爲人，孩子！叫咱大人孩子受氣！」

小金大頭擦一下淚汪汪的眼睛，對他娘說：

「老師說寬漢奸不好，娘！可是，人家都說咱是漢奸！」

「怨您爹不好，」小金大頭他娘說，「您爹不會辦事，您爹得罪了村裡人。」

小金大頭很傷心，可是，小金大頭很想到街上去看看，去玩，小金大頭不願一窩悶在家里。

小金大頭悶也悶不住，小金大頭出來了，小金大頭一看街，街上真燒得輕輕，很多很多的好房子都像他家一樣燒壞了，很多很多的高牆伸着大紅脖子，伸着大紅膀子，很多很多的樹乾枝枯啦，糊焦得不像樣，滿街都是糊焦拉垮，都不像個樣，日本鬼子真可惡呵！好好的良馬鎮毀在日本鬼子手里了。

小金大頭忽然想起他的學校，他想起他心愛的宋老師，日本鬼子一走，學校不開學麼？宋老師不來麼？他很擔心，他跑到學校裏去了。

哈，學校也像他家一樣燒糊了，燒焦了，燒垮了，學校不像個學校了。學校像個老古坟，學校像個燒甑燒瓦的老破窯，學校裏滿眼都是破甑爛瓦，滿眼都是燒焦的牆頭。

小金大頭真敗勁，真喪氣，小金大頭低着頭走出來，忽然間，小金大頭的頭一木，眼一花他知道不好了，他看見了小山猴，看見了大保，看見了鴨子天，看見了小泰跟很多很多人，他一看見他們，他的心就卜卜的跳，他一看見他們，他就躲藏起來。

可是，來也來不及了，小山猴他們巴的巴的，連吵帶罵的跑過來了，小山猴一跑過來，就說：

「小漢奸！你說你學不學您爹吧？」

小金大頭一下撇起了嘴，一下低下了頭，一聲不響。

「揍他！」小山猴叫，「照死處打！」

小金大頭怕挨打，小金大頭抱住頭，蓋住臉，很勁哭，很勁叫。小金大頭真沒有骨氣，後來，小金大頭鼻子裏，嘴裏，臉上都破了，都流了血。後來，小金大頭也不哭了，小金大頭哭不出聲音來了，小金大頭給打壞了。

卜通，心裏一跳，大保不敢下手打了，鴨子天河也不敢下手打了，小泰也不打了。大家看看小金大頭，看他像個老胖豬似的喘氣，看他像個病一樣躺在牆根里，看他那一道紅線一道紅線的血道，心里忽然覺得打得太重了，太不該了，鴨子天河就說：

「咱走吧。」鴨子天河大聲說，他要逃走似的，「咱趕快走吧，別打他啦！」

小山猴是個硬心眼，小山猴不管，小山猴說：

「叫他說，他學他爹當漢奸不？」

小泰說：

「饒了他吧，他以後要好，就饒了他吧。」

小山猴仍然說：

「你要學您爹當漢奸，我就揍死你！」

後來，大保向小山猴：

「你爲啥那麼狠？山猴哥？你真想打死小金大頭麼？」

小山猴洗着臉，小山猴的氣色不動，小山猴說：

「這還有日本鬼子狠麼？日本鬼子殺人放火，要是日本鬼子，我還要殺死他咧。」

大保一驚一驚的瞪瞪眼，大保說：

「你沒有槍，沒有砲，你用啥殺日本鬼子？」

「我用刀子」，小山猴說，小山猴馬上從懷里掏來一個小小的尖尖的生鏽的刀子，小山猴拿出刀子像老殺豬的六成要殺豬的樣子，「我用刀子殺！」

小山猴真行，大保真佩服小山猴。

小山猴比大保大，比小金大頭大，比鴨子天河大，比小泰，比長舌頭金重也大，小山猴頂大，小山猴十五歲，小山猴有胆，也有心眼，但是，小山猴好跟別人打架，小山猴是個野孩子。

小山猴在學校裏的時候，誰都說是個野孩子，除了王老師誰不贊成他，除了王老師，誰都不喜歡他，可是，王老師偏說他好，王老師說他聰明，能幹，這不是王老師的偏心眼麼？

小山猴他爹老山猴，從很小很小就給小金大頭他爺爺金拔貢家放羊，後來，有一年，羊得瘟病了，許多許多的羊都死了，金拔貢家的羊也死光了，金拔貢很生氣，金拔貢一生氣，就和他兒子金大頭打老山猴，說老山猴藥死了他的羊，老山猴不肯受，可是，金拔貢就把老山猴送到衙門裏去了。

老山猴住了兩年，後來，老山猴就到一個煤坑里去挖煤，挖着煤，老山猴

想著，總覺得放羊好，放羊可以天天在山上，在樹林裏，在太陽底下，放羊很好，後來，老山猴一心不撙燂了，又回到良馬鎮給全良馬鎮的人放起羊來了，很久很久老山猴娶了老婆，生了小山猴，小山猴最初也是跟着老山猴放羊，跟着老山猴爬山，有一天，老山猴高興了，老山猴說：

「咱也叫孩子唸唸書吧。」

小山猴就跟小秦，大保，金重，鴨子天河，小金大頭一樣上學了，小山猴也成學生了。可是，小山猴總不像個學生。小山猴天天不洗手，也不洗臉，小山猴也穿發着臭腥氣的老羊皮，小山猴好罵人打人。

宋老師是校長，宋老師常常說他：

「看你，金寶貴！看你那野孩子樣！看你像個學生不？」

同學們都看不起小山猴，最看不起小山猴的是小金大頭，小金大頭說小山猴不是唸書的人家，說小山猴不是學生，說小山猴骯髒，說小山猴野，小金大

頭常常去宋老師那裏告小山猴，宋老師說：

「你都不要跟他學，他不好。」

小泰看不起小山猴，小泰斯文，用功，人人都說小泰是個好學生，好學生就看不起壞學生，小泰看不起小山猴，可是，小山猴陰都比小泰知道的多，小山猴知道「九一八」，知道瀋陽，知道喜峯口和上海，小山猴知道許多許多打過仗的地方，知道許多許多打過仗的事。

「金寶貴常識好，」王老師常常說。

但是小泰看不起他，因為，小山猴不守規矩，小山猴太搗亂，小山猴妨礙人家唸書，況且，小山猴他爹老山猴不是好人，老山猴和小泰他爹不對勁，老山猴叫那一羣羊啃過小泰家的莊稼，於是，小泰跟小山猴也不對勁。

小泰一見小山猴就白瞪眼，一見小山猴心裏就生氣。

可是，大保，鴨子天河都佩服小山猴，大保佩服小山猴是因為他倆是一道。

的人，鴨子天河是怕大保，怕小山猴，鴨子天河不能不聽他的話，不敢不跟他一起，鴨子天河心眼笨，走路也笨，小山猴總是罵他：

「看你那樣笨，啥事也作不成！」

鴨子天河的臉一紅，嚥兩順嘴，一句話也不說。

於是，小孩子們常常打架，在學校裏，在林裏，在山上，在地裏，在山溝裏，在很多很多的地方打架，一打架，有的就給打哭了。

於是，大人也打架，大人打架是在街上，大人打架比小孩打的利害，可是，大人打架不哭。

可是，現在，很久很久，良馬鎮不見有人吵嘴了，也不見誰跟誰打架了，良馬鎮的人和氣了，良馬鎮自從叫日本鬼子殺了人，自從叫日本鬼子燒了村子，自從合夥打了漢奸金大頭家和合夥埋了人，良馬鎮總不見打架吵嘴了，良馬鎮成好良馬鎮了。

小孩子們也好了，小孩子們自從燒了學校，自從打了小金大頭，好像誰都把以前的事忘了，誰也不看不起誰，誰也不打罵誰了，除了小金大頭，除了他是漢奸的兒子，大家都想打他，都想罵他，都不和他玩，都不理他，大家都玩得很好，大家都能說一氣的話：

「日本鬼子是壞蛋，漢奸也是壞蛋！」

大家都高興跟小山猴玩，一跟小山猴玩，小山猴就拿出很多能製的東西叫你看：洋鐵小刀，膠泥盒子砲，錫紙做的亮幌幌的小槍頭和子彈壳做的三眼土砲，小山猴有許多本事，小山猴以前總不給說，以後，忽然就拿給你看了。

大家都喜歡那些東西，大家都很羨慕他，問他：

「你做這，做啥用？」

「打日本？」小山猴想也不想，回答。

小山猴總是沉着臉，小山猴好像要把他的硬心眼掛在臉上似的。

第四章 小金大頭和大姐姐

「女兵！」是誰很高興的，吱吱喳喳的喊。

忽然間，好像誰一家一家的報了信，好像有人一個人一個人的報了信，眨眼間，家家都知道女兵來了！人人都知道女兵來了！良馬鎮的人都跑到大街上來了，良馬鎮的人都很驚奇的，都很高興的，都唧唧咕咕的說着，都來看女兵了。

那是女兵！一羣十九個兵老總，都是穿一樣的灰軍裝，戴一樣的灰軍帽，打一樣的灰綁腿，都一模一樣，都像以前的老總一模一樣，只是這些兵老總看着和氣，這些老總看見人就噙着牙笑，看見人就想說話，這些兵老總好，這些兵老總叫人覺得親熱。

哈，看呵！看那個，那個兵老總耳朵後邊有兩縷頭髮，那個兵老總的屁股

很大，那個兵老總走路好像腰裏很沈，那個兵老總是個女兵哈哈，大個子兵老總旁邊那個，那個矮胖子，那個圓下巴，大眼睛，說話聲音很尖的那個兵老總，那一輩也是個女兵，哈，看，看那個細條個子，那個也是個女兵，三個女兵，女兵和男兵一樣，女兵比男兵和氣得多了，可愛得多了。

「看呀看的，誰看誰覺得這兵老總好，女兵更好。」

忽然間，全村子的人一下炸開了，那真嚇人呵！好像天坍地陷一般，全村子是那麼驚慌和恐怖，誰都好像嚇破胆了，誰都不看一看事故，都跑走了。那邊慢慢的，慢慢的走過來兩個日本鬼子兵，日本鬼子兵長着滿臉鬍鬚子，提着皮鞭子，一搖一擺的，嘴咕嚕咕嚕的罵着，走過來了。

「打死日本鬼子……」

王麻子一喊，好像連天都顫抖了一下，王麻子從燒垮的一個牆角里跳出來了，王麻子拿着一根燒掉半根的大粗槓子，王麻子要向那兩個日本鬼子兵撲過

去了。

兵老總一下給嚇楞了，女兵嚇得緊緊的咬住嘴唇。

兩個日本鬼子兵嚇得拿腳跑起來，日本鬼子兵一跑，村裏人都胆壯了，都賊起來，都拿起傢伙攢起來了，從四面把日本鬼子兵圍起來了。

兵老總嚇得慌慌張張的大叫，女兵嚇得要哭似的大叫，耳朵後邊留着長頭髮的那個女兵，用發顫的嗓子喊道：

「這是演戲，這是自己人！……」

那個女兵跑過去，一下跳到一個石檯上。

「這是演戲，老鄉們，這是假的，日本人是裝的呀！」

「啥！不裝的，裝那壞人做啥？」大家都說。

那個女兵摸一摸耳朵後邊，喘氣喘得咳嗽了一陣。

「我們是劉司令的政治隊，我們是來作抗日的工作……我們都是一家人。」

許多人，許多人都覺得這個女兵會說話，許多人都覺得這個女兵能幹，大家都佩服起這個女兵來了！

小山猴佩服這個女兵，小山猴一下和這個女兵混熟了，小山猴一和這個女兵混熟，大保也和這個女兵混熟了，鴨子天河也和這個女兵混熟了，小泰沒有和這個女兵混熟，小泰總覺得不好意思，小泰一見生人就害羞，小泰遠遠的看着女兵，看着小山猴，小泰很羨慕，小泰想走過去，但是，他心里直跳，等那個女兵喊他，向他擺手的時候，他的臉紅得像晚霞一樣，他才蹣跚的走過去。

女兵按住小泰的頭，對小泰說：

「以後跟我玩，和他們一樣！以後叫我大姐姐！」

小泰又高興又害羞的搖搖膀子，小泰心里快活透了。

可是，獨有小金大頭不敢靠近女兵，獨有小金大頭不敢和女兵對一對眼，

小金大頭心里真難過呀。

小金大頭真想過去，小金大頭想和小山猴一樣，和小秦一樣跟那個女兵拉拉手，說說話，但是，他不敢，自從他跑出來看這女兵，自從那個女兵發瘋一般跳到那個石檯上演一片講，小金大頭都是站在遠遠的，遠遠的地方看，他不敢叫女兵看着他，他也不敢叫小山猴和大保他們看着他，他都是站在人堆後邊，站在矮矮的牆頭後邊，站在草堆和瓦堆的後邊，他不敢露面，他多麼羨慕他們呵！他羨慕，心里覺得自己多麼冤枉呵！

小金大頭心里，像一條難過的蛇一般難過。

小金大頭真想哭一場。

小金大頭用手膀擦着發紅的眼，小金大頭心里真想：

「世界！就是漢奸不好，小山猴能不對那女兵說俺是漢奸麼？」

小金大頭的眼淚貼在眼里，小金大頭要流淚了。

小金大頭心裏打幾個抖，覺得又丟人，又難過，小金大頭揉着眼，擦着嘴，心裏一酸一酸的回家去了。

小金大頭對他奶子哭，對他娘哭，小金大頭一直哭。

小金大頭夜里睡覺也睡不好，他睡不着，他一直翻身，越翻身他越睡不着，後來，小金大頭睡着了，小金大頭一睡着就做惡夢，他夢見他爹又帶着日本鬼子兵來良馬鎮了，日本鬼子又把良馬鎮燒了一道，又把良馬鎮的人殺了一遭，把小金大頭他娘也給殺死了，小金大頭罵呵！小金大頭罵他爹呵！小金大頭哭呀哭的，罵呀罵的，小金大頭叫他娘喊醒了。

「椰，椰，娘在這。」

小金大頭很傷心，小金大頭說：

「俺爹一當漢奸誰也不認了，他殺了你，娘，他又想殺我，咱還要他麼

？」

小金大頭他娘嘆了一聲，好像把臉埋在枕頭上哭了。

第二天，小金大頭上大門口去看過幾次，他胆大着胆走到街上去，但是他一想到街上去，他的心就跳，他的臉也覺得發燒，他害羞，他心里一直想。

「那女兵，不知道走沒有走？」

眨眼間，那個女兵向他走來了，那個女兵手拉着小山猴，拉着大保，小泰，鴨子天河和許多許多的人，小金大頭心里卜通跳一下，連看也不敢看一眼，跑回家裏去了。

小金大頭像驚惶的公雞一般，一聲不響的站在他娘身邊，心裏卜卜的跳，鼻子裏分分的喘氣，他好像害怕，他好像喜歡，他張着眼睛望住大門。

眨眼間，小金大頭的眼一黑，頭一歪，心裏卜通一跳，那個女兵走到院裏來，那個女兵一下叉走到院前邊來了，那個女兵一進院就摘帽子，一進院子就

笑，那個女兵向小金大頭他娘說：

「伯母，您忙呵！」

小金大頭的頭漲得一木一木的想：

「哈，她一個人，她不是來打我！哈，她叫伯母，她真好哇！」

小金大頭很高興，小金大頭高興得害羞了。

那女兵真好，那女兵叫小金大頭他奶奶叫老太太，叫小金大頭他娘叫伯母。叫小金大頭叫小兄弟，那女兵真會說話呵！真會說大道理呵！那女兵說：她家也叫日本鬼子遭踏過，她家給日本鬼子當漢奸，她反對，她一家人都反對，她一家人都離開了，她說着，她真要哭了。

「日本鬼子打不走，是沒法過！」那女兵說。

小金大頭他奶奶點着頭，很感動很感動的說：

「你真能說，大姑娘！你住在哪？姓啥叫啥呢？」

「俺家在東三省」，那女兵笑着，她一笑，真好看呵！「我姓胡，叫胡波，以後叫我胡波吧。着太太！」

小金大頭她奶奶嚶嚶嚶的唸着胡波的名字，臉笑得一顫一顫的，眼睛也笑沒有了。

小金大頭早就想說話了，小金大頭心里一鼓一鼓的，想說了幾次，都叫心跳壓下去了，都沒有說出來，現在，小金大頭又想說話了。小金大頭說：

「你都不需要你爹咧麼？」

一下把女兵問笑了，女兵正要說話，可恨的奶奶臉一沈，嘴一撇，眼一瞪，說：

「光問那傻話！」

「小兄弟很聰明，胡波說：她那樣子真高興透了，以後常常跟我玩。叫我大姐姐，我教你唱歌。」



小金大頭想笑沒笑出來，小金大頭一歪頭，說：

「你不走啊麼？」

「不走。」

「不走好」，小金大頭他奶奶說：「住俺家吧。」

胡波說了很多很多話，坐了很久很久，她才走了，他對小金大頭說：

「你常找我玩吧，跟金寶貴，金小泰，金大保他們，咱們玩，咱唱歌，咱們還要組織兒童團哩！」

胡波走了，小金大頭真覺得不高興，真想永遠永遠不叫她離開他家，他看着她好，她可愛。

小金大頭真在家呆不住了，小金大頭天天去找那個女兵胡波，小金大頭一見胡波就喊：

「胡大姐姐……」

第五章 小泰報告了

良馬鎮爲了抗敵也成立了兒童服務團，兒童服務團開會選舉團長的時候，大家都選大姐姐胡波。

胡波不贊成，胡波很嚴重的說：

「這不行，小朋友們！我只是來幫助你們，我或者還要回部隊裏去，你們應該選自己的人。」

於是大家選了小山猴。

大家都很贊成小山猴，大家都覺得小山猴不是野孩子了，小山猴也不是髒孩子了，大家覺得小山猴又和氣，又好，小山猴辦事像個大人，小山猴對人也像個大人，會說很好很好的抗戰的道理，小山猴進步得真快呵！

良馬鎮的兒童服務團里，除了小山猴當團長，再也沒有第二個人了，大保



不行，大係自己就覺得他不勝小山猴，鴨子天河麼？哈，哈，他真像個鴨子，他那笨頭笨腦的樣子，他不會行，小泰吧，小泰老實，不活動，小泰把什麼事都看得嚴重，小泰一定幹不好，小金大頭許多人都不贊成他，都不服從他，那他能行麼？都不行，可是，小山猴可幹得很好，小山猴比他們都行。

小山猴領導他們開會，小山猴作主席，小山猴作主席能作很好的叫人佩服的開會詞，能作很好的，很周到的結論，他記憶很好，小山猴給兒童服務團裏的團員們計劃和佈置工作，小山猴能管理兒童服務團裏的團員們的生活，小山猴真能幹，小山猴真好。

兒童服務團裏的團員們佩服小山猴，團員們都說：

「擁護小山猴，擁護小山猴團長！」

兒童服務團，事情很多：放哨，偵察，通訊，查漢奸，辦壁報，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工作，事情真多，多得說不清，可是，大家都好像事情越多，幹得越有

勁，兒童服務團員們天天忙得手腳不閑，天天忙得滿頭是汗，大家真高興呀！兒童團就把放哨作爲主要的工作，真是，兒童團捉漢奸並不比大人不行呀！

胡波大姐誇獎兒童團，胡波大姐說兒童服務團工作比大人的好，胡波大姐說兒童服務團是良馬鎮抗日工作的模範。

兒童服務團是良馬鎮的模範，小山猴是兒童服務團的模範，小山猴真光榮呵！大家都擁護小山猴，也都羨慕小山猴，因爲小山猴一放哨就捉了兩個漢奸，小山猴一作什麼事都作得很好，大家佩服小山猴，都要和他比賽成績。

兒童服務團的團員們人人把心提得很緊，人人把精神壯得很足，什麼事都作得很緊張，但是，沒有人能強過小山猴，沒有人能叫大家開會佩服。

大家都立志要叫大家佩服了。小泰也立志叫大家佩服了，小泰像在學校里決心抓第一一樣，擋住眉頭，什麼話都不說，他心里真要同工作宣誓了。

又該小泰放哨了。

小泰連飯也不顧得吃，小泰一直想：

「這回要捉個大漢奸，頂大頂大的漢奸，哼……」

小泰換了大保的班，小泰問大保：

「你又沒盤問住一個人麼？」

大保很敗興的搖搖頭，大保說：

「沒有。」

「咱真不行麼？」小泰站在一塊大石頭上，想，越想，他好像覺得越丟人似的，他的臉不好受的熱一下。

小泰站起來，小泰站在石頭上望一望，滿眼是山，滿眼是太陽，站在這個山頭上，可以看見很多很多的山，很多很多的沒邊沒沿的陽光，可是，想着人，看不到。那條發白的又長又寬的帶子一般的大路，從這個山頭爬上那個山頭

從這個山溝沒入那個山溝，光光的，靜靜的，一個人影也沒有。

山裏靜得一股風也沒有。

「唉，真倒楣！」小泰想。

小泰如果真捉到一個大漢奸，那多麼好呵！胡波大姐姐會誇獎他，村里人，

人人都會向他說：

「小模範團員，小英雄，小泰能幹啊！」

哼，小泰心里真有點興奮。小泰的心蹦蹦跳跳的動了一大陣子。

小泰想呀想的，忽然，那邊的山坡上走過來一個人，那個人真像一個漢奸

呵！小泰心里卜通卜通的跳着，皺着眉頭望住那個人，那個人很有勁的走過

來了。

「唉，是王麻子。王麻子去辦公事去了。但是，小泰問他：

「你有路條麼？」

「你還有路條麼？」

王麻子大模大樣的笑一下，擺擺頭。

「忘啦，我公事忙，忘帶啦。」

「那你不得回去拿麼？」小泰說。

「爲啥！」

「你不知道沒有路條不叫過麼？」

真是，連王麻子不知道這規矩麼？王麻子知道。王麻子笑一下，從懷裏掏出路條來。

小泰看了看路條，小泰說：

「就誤你的公事啦！」

王麻子很佩服的望望小泰，點點頭，笑迷迷的走了。

王麻子一走下山，山頭上又掉下小泰一個人來了。

小泰真寂寞呀！小泰想捉一個漢奸，沒有漢奸，想常常盤問盤問過路人好

也沒有，小泰心里敗勁了，小泰覺得山也不好了，太陽也不好，山只管發黑發暗，太陽只管耀眼，只管發熱，小泰覺得放哨真是一個苦差使。

小泰唱一個歌，又唱一個歌，唱着唱着連歌也不願唱了，小泰心里煩了，小泰心里一煩，跑到樹底下去歇涼了，他一歇涼，他就想睡一覺，這許多許多天以來，他在兒童服務團里真工作得勞累，好像連覺也沒好好睡過，就是睡覺也常常做兒童工作的夢，真疲乏啊。

小泰兩手抱住膝蓋，頭靠住樹身，眼皮重呀重的，眼珠溜呀溜的，就要睡了，忽然間，一個人爬上山來，他的瞌睡一下跑完了。

「幹啥的？」

小泰問，哈，這是小泰他舅，小泰有兩年不見他舅舅，小泰一看見他舅舅，得多親熱啊！小泰說：

「是你啊，舅！」

小泰他舅真高興呀！小泰他舅他最初驚呆了，一下子，忽然看見小泰，多麼高興呀！他說：

「我來看看您娘，小泰！」

小泰他舅的眼總是望這又望那，小泰他舅總好像有緊急事，他說話，他和小泰拉手，他都是那樣，可是小泰沒有看出來，小泰說：

「那你向家裏去吧，舅。」

小泰他舅想下山，可是，他又問小泰：

「您村里有兵麼？有放炮的麼？」

小泰也不想，說：

「有。」

小泰他舅游盪了一下子，好像在想什麼事一般想一想，就走下山去了。

小泰站在高高的山頭上很快活的望住他舅，望着望着，忽然想起他沒有看他舅的路條，他心里卜通跳了一下。

「舅！你有路條沒有？」他跑着大喊着。

小泰他舅站住，把路條拿給他，他覺得不對，這路條上的圖章不對。他歪頭望望他舅，他心里覺得發悶。

「你這路條進不了村，舅！咱倆一起走吧。」

小泰想：他能是漢奸麼？

「您村里查路條查得很緊麼？」小泰他舅問。

小泰想：他真是漢奸麼？

小泰他舅很注意很注意的望住他，又壓着聲音問：

「你村里兵駐得很多麼？」

小泰忽然替他舅發一陣冷。但是，他想：真能把自己的親舅當漢奸捉起來

麼？

忽然間，鴨子天河帶着一身汗來了，鴨子天河說：『這是你捉住個漢奸麼？』

小泰心里卜通卜通跳一陣，臉一紅，說：

『不是，這是俺舅！』

小泰帶着他舅走到家里，小泰心里還像壓着一塊石頭，重呀重的，壓得小泰的心痛。

小泰和他舅說話，問問他舅，越問越覺得他舅是漢奸，小泰偷偷對他娘說：

『要防備俺舅，娘！俺舅不像個抗日的人！』

小泰她娘想堵住小泰的嘴一般，沉着聲音說：

『可別胡說，胡說可要打你的嘴！』

小泰真不高興，真難過呵！

自己的舅是漢奸，這怎麼辦呢？

小泰從家裏走出來，小泰想：這真不好拿主意！要報告舅是漢奸，多麼丟臉！並且，舅一定給殺死，娘會哭許多多天！要不報告，鴨子天河不會說麼？要叫胡波姐姐知道，要叫兒童服務團里和村裏人知道，那人家不說小泰也是漢奸麼？

小泰作難得頭都低下來了，眼睛也呆了。

小泰和胡波走個碰頭，胡波快活的，發驕的，心愛的，一下抓住小泰的胳膊。

小泰心裏驚呵！小泰的心跳得慌呵！

「你哪去！」胡波喜滴滴的聲音問。

小泰聽着這聲音真像一聲雷呵！小泰真想要哭了，小泰心裏一怕，小泰

說：

『我報告你，我捉了個漢奸！』

哈，胡波那笑嘻嘻的一張好看的臉，一下也怔住了。

第六章 空空室競賽

消息不好了，消息天天說：敵人向許許多許多的山里，向許許多許多抗日的人，向許許多許多抗日的軍隊圍攻了。

敵人從那邊分三路，從這邊分六路，一共是九路，敵人想：一下把那一層一層的大山都毀滅，敵人真慘酷呀！

村裏真忙呀，村裏忙得像一壺開水一樣，人人跳上跳下，跑前跑後，人人都很緊張，人越緊張，心裏越是很想把握的

『把敵人打回去！把敵人消滅！』

後來，大家哇啦哇啦的像吵架一般開了會，在大會上，大家都贊成響應「空室清野」，都贊成執行「空室清野」；但是，誰見過「空室清野」呢？「空室清野」是怎麼回事呢？鴨子天河想不透，鴨子天河說：

「空室清野是殺死日本鬼子麼？」

「不對」，大保說：「空室清野是不叫日本鬼子來。」

「不對」，小泰說：「空室清野是把許多許多東西都搬到沒人烟的大山里去。」

小金大頭很久很久就站起來了，他想說話，可是，別人正說得有勁，他沒法插嘴，他用鼻子喘了聲氣。

「空室清野」，小金大頭說：他興奮得上氣不接下氣，「空室清野不是不叫日本鬼子來，叫他來，叫他來了沒法吃飯，沒法喝水，沒法睡覺，沒法走路，叫他想幹啥也都不管幹！叫他想走也不能走！困死他！」

好呀！小金大頭懂得真清楚，小金大頭真聰明呀！胡波大姐姐給他鼓一陣掌，小山猴也給他鼓一陣掌，于是，大家都給他鼓一陣掌。

「困死他！」大家都想，大家也都說。

大家忽然間興奮起來了，大家覺得空室清野好，大家哇啦哇啦的叫起來了，可是，鴨子天河不興奮，鴨子天河不叫，鴨子天河沉着臉問：

「有誰要不空室清野呢？」

「罰他！」大保很有辦法的說。

「要有人空室清野空得不好呢？」鴨子天河又問。

「也罰他！」大保很生氣的說。

這真是一個問題，這問題一來好像叫很多人，叫小泰，叫小金大頭，叫小山猴都沒有話說，于是，大家一下把眉頭皺起來，大家都想起來了，沉默了，于是，大家決議：村裏不准留一個人，村裏不准留一件東西！

可是，劉司令的命令來了，劉司令的命令說：明天十二三點鐘以前，軍民一定撤退完備，看看天，天要黑了。這真叫人想不到，這怎麼能來得及呢？只掉下今夜一夜，只掉下明天半天，並且，要翻大山，一件一件的把小東西都要翻大山，這怎麼辦呢？

兒童服務團裏好像人人都不想這些事，兒童服務團裏只顧忙自己的工作；說服大人實行空室清野，說服她們實行空室清野，到各家裏去幫助他們實行空室清野，兒童服務團裏的團員們只記得，不留一個人，不留一件東西。

空室清野，空室清野，空室清野，哈……真倒楣，人越忙，事情越多，時間好像走得越快！夜來了，趕緊又走了，早晨來了，太陽那一片明亮亮的耀眼的光線從山頂上射過來了。

太陽眼看要爬上山頭，太陽眼看要爬到頭頂去了。

戰爭一陣惡一陣。敵人的大炮剛才還是落在頭上，說話之間，那一個一個

「我們要執行一次檢查！我們要回到村裏去，到各家各戶再作一次巡視。」

大家一句話也不說，大家沒有什麼話說，大家心裏都很緊，都很着急，

大家也覺得都很興奮，興奮得什麼都不想了，什麼話也都不說了。忽然間，大家像爆炸一般，向村裏跑開了。

一二三：謝一武回走簪簪。

兒童眞是抗日好模範
鋌天邁地更逞強
不食大東一蒲莖
只逞強。

小舟離岸，在碼頭上，叫那店家，都趕着上船。土人，小山，遠遠望着，一眼良馬鎮，

小金伏願能補通天下，再分給款額，聽不聽校方的時候，沒有檢查他自己的家，家裏沒有留存泰國幣，他想，他沒有把握，他心裏真要急死了。

這真是大蠢，真是疏忽，真丟人！

小金大頭真不高興，小金大頭連走路都不願走了。

真倒楣啊！

小山猴他們走下野豬山的時候，小金大頭坐在山頭上，小山猴他們望着層層的山，層層的嶺的時候，小金大頭望着良馬鎮，小金大頭一直望着良馬鎮。

小金大頭覺得：他一定得回去看看。

小金大頭心裏一提勁，跑下山，跑到村裏，跑到家裏，他一個人沒有碰見，好像一點聲音也沒有聽到，他好像沒有眼睛，好像也沒有耳朵，他只有那麼一個心，心裏想：一定得回家看看。

小金大頭一跑到家裏，一看見那靜光光的家，空敞敞的家，死的家，他的心猛力的，很勁的跳，他才覺得又怕又緊張，好像他是在作賊，在偷東西，心裏真慌啊。

小金大頭在家找呀找的從炕洞裏找出一個黑漬漬的油燈來，他把油燈摔碎了，油燈一摔碎，什麼東西也找不着了，小金大頭在屋裏看幾眼，在院裏看幾眼，什麼也看不見，什麼也沒有，小金大頭鬆了口氣，跟着這口氣，身上馬上又緊起來，小金大頭真想一下跑出村子，一下跑上野豬山，一下攢上小山猴，一下看見胡波大姐姐。

呀！滿臉橫肉，滿臉鬍楂子的日本鬼子，呱呱格拉的響着皮鞋聲，亂轟轟的凶惡惡的進村來了，那一雙一雙像釘子一般的惡眼睛一下把小金大頭捉住了，小金大頭想跑也跑不及，小金大頭真想哭呀！

很多很多的日本鬼子打小金大頭，很多很多的日本鬼子審小金大頭，有的日本鬼子還想殺死小金大頭，小金大頭啥話也不說，小金大頭一直哭。

一個肩膀上扛着金肩章的，日本鬼子的官長拿着皮鞭子，用皮鞭向小金大頭一示威一示威的說。

子

「你的小支那豬，你是偵察的？」

「不是，」小金大頭擦着眼，說。

「爲啥不跑的？」日本鬼子的官長肩章一動一動的又問。

「俺在等俺爹，」小金大頭說。

日本鬼子的官長心里很躁，他搖着皮鞭，說：

「你爹的是大支那豬，你爹的是壞蛋的？」

「不是，」小金大頭說，他搖搖頭，「俺爹當您的鎮長，俺爹在城裏，俺爹

叫金鎮長。」

日本鬼子的官長！呱呱的的笑了一陣，一鞭搖向小金大頭的頭上打一下

子

「你好的，我送你爹那裏去的！」

日本鬼子的官長和日本鬼子兵唧唧呱呱的說一陣，嘩啦一聲笑起來了。



小金大頭真怕呵！小金大頭真能去見他爹麼？他發過誓永遠不見他爹，他和他爹是仇敵！他爹是漢奸，他呢？他是抗日的小英雄，他怎麼能去見漢奸呢？

可是，小金大頭怎麼辦呢？日本鬼子的官長不叫小金大頭離開他，日本鬼子兵看着小金大頭，刺刀對着小金大頭，小金大頭怎麼辦呢？並且，小金大頭還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作呵！胡波，小山猴，小泰一定都等着他呵！他要真去見他爹，他們不會罵死他麼？一個小英雄能作大漢奸麼？

「跑！」

小金大頭心里決定，但是他跑不了，日本鬼子的官長一步也不叫他離開，一動也不叫他動，晚上，他想尿個泡日本鬼子的刺刀也看着他，對着他的後心門。

忽然間，日本鬼子要出發了，日本鬼子的官長拿着皮鞭站在小金大頭的臉

小金大頭在前邊走，日本鬼子的軍官跟著他，日本鬼子兵們大家跟著他。

小金大頭說：

「官長，這是虎嶺嶺！這嶺高呵！嶺上有關王廟，過去關王廟是二關王廟，過去關王廟再過三道溝，再爬三座山就是府城鎮咧。」

日本鬼子的軍官不理他。」

小金大頭想：他不理我，他害怕。

夜裏是濃呵！天空是一片黑，山是一片黑，山溝也是一片黑，什麼都是一片黑。

小金大頭把日本鬼子兵帶上山，拐了個灣，帶到關王廟，又拐了個灣，帶到二關王廟，再拐了個灣，一連拐了三個灣把日本鬼子拐下山去了。拐到半截溝里去了。

小金大頭說：

「我的心痛，官長！」

「哼！」日本鬼子的軍官像豬喘氣一般。

「俺爺爺就是心痛痛死嘍，」小金大頭說：俺爹也有心痛病，俺也有心痛病，噲嘍……」

小金大頭抱着肚子，小金大頭哭了：

「俺要死啦，官長！」

日本鬼子的軍官不願叫他響聲，很命打他。

「俺見不了俺爹啦，官長！」

日本鬼子的軍官打了小金大頭三皮鞭子，踢了他兩腳，日本鬼子的軍官不要小金大頭了，自己帶着大隊向半截溝里走去了。

半截溝就在虎鐵嶺下邊，半截溝的溝頂就是虎鐵嶺，虎鐵嶺鑽天高，虎鐵嶺連狼也不會上來了！

日本鬼子軍官把日本鬼子兵帶到半截溝里，那真要急死了！日本鬼子軍官咬住牙罵：

小波那豬連：……

但是，小冷大頭不見了！……

半截溝小金大頭哪裏去了？……

忽然間，山頭上的溝上，虎鐵嶺上，半截溝的四面八方響起槍來了！響起

手榴彈來了！……

……一片黑的黑夜，一片黑的山，一片黑的山溝，發手榴彈的火花，叫槍彈的火花，撕碎了。……那發彈的發白時，發藍的火花，那很長很長的，一串一串的，冰線，把半截溝連連，……天亮了，……胡波姐姐站在虎鐵嶺的高嶺上，小山猴，小泰，……

，大保，鴨子天河站在虎鐵嶺的高嶺上，小金大頭也站在虎鐵嶺的高嶺上，大家都站在虎鐵嶺的高嶺上，劉司令按捺着小金大頭的頭，胡波姐姐拉着小金大頭的手，小山猴望住小金大頭的臉，小泰也望住小金大頭的臉，大家都望住小金大頭的臉，大家沒有話說，大家心里一動一動的在動，大家的臉一動一動的在動。大家的眼，大家的心，大家的神氣，却都好像在說：

「小英雄！……」

忽然間，太陽出來了！太陽一出來就照到了虎鐵嶺，太陽一出來就照到了半截溝，太陽一出來好像也照到了良馬鎮，也好像照到人心裡去了。

太陽的光把大家的臉，都照得紅光光的。

太陽跟大家一樣，紅光光的大臉，也耐不住，笑了。

——完——

建國兒童文藝叢書

徐昌霖主編 汪子美 特偉 廖冰兄 繪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兔和狼的故事（俄、M、簡特林作） | 徐昌霖編 |
| 小白馬（兒童詩歌） | 王亞平著 |
| 小魯賓遜的一天（兒童故事） | 曾卓著 |
| 鷹與雞（寓言、托爾斯泰作） | 鄒荻帆譯 |
| 小飛行師（小說） | 王平陵著 |
| 太陽出來了（小說） | 豐村著 |
| 兩兄弟（挪威、B邊、孫作） | 趙毅深譯 |
| 澄（兒童故事） | 徐盈著 |
| 朝華集（畫畫故事） | 汪子美作 |
| 新愛的教育（模範日記） | 程錚著 |
| 小偵探（兒童劇） | 王勉之著 |
| 多喜和黑牛（兒童報告） | 戈茅著 |

重慶建國書店出版

一九四四年四月出版

太陽出來了

(建國兒童
文藝叢書)

著作人

豐

村

主編人

徐

昌

霖

繪圖人

汪

子

美

發行人

唐

秉

彝

發行所

建

國

書

店

重慶林森路憲家巷三號

重慶林森路特二十四號

定價

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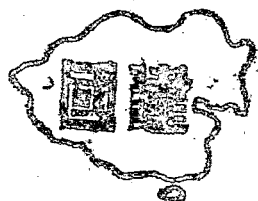
(外埠酌加郵費)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證字第一〇〇號

2/6/33

82
221044



4000